

程代熙文集

第5卷 ■ 人·社会·文学

长征出版社

程代熙文集

第五卷

人·社会·文学

长征出版社

目 次

朱光潜与克罗齐

- 读书札记 (1)

朱光潜与维柯

- 读书札记 (21)

朱光潜与尼采

- 读《悲剧心理学》 (33)

读《西方美学史》 (47)

斯人已乘黄鹤去 遗下春温在人间

- 回忆朱光潜先生 (58)

为人间增添一丝温暖

- 谈朱光潜译维柯《新科学》 (65)

朱老治学精神一席谈

- 读《朱光潜全集》想到的 (68)

朱老,我愧对你的嘱托!

- 悼朱光潜先生 (74)

- 附录:访朱光潜先生 (82)

给马文瑞同志的一封信 (102)

大雨落幽燕 诗兴逐浪高

- 与杨柄一起评说贺敬之同志新作 (105)

怀念雪峰同志 (111)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 记欧阳山 (121)

蔡老:学者兼战士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124)
我们的祝贺	
——在林默涵同志从事文艺活动 60 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127)
陈涌和他的《在新时期面前》	
——读书札记·····	(132)
尖锐·辛辣·深沉	
——读欧阳山《广语丝》·····	(137)
《吹沙居杂文》读后·····	(141)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值得全身心地爱	
——读颜元叔诸先生宏文感言·····	(144)
作家应正确对待读者的批评·····	(152)
一个有意味的启示·····	(155)
一本打开青少年心扉的书	
——读《中国青少年年鉴》·····	(158)
且看“漂流”中的刘再复·····	(163)
毛主席使我选择了革命	
——为纪念毛主席 100 周年诞辰而作·····	(167)
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	(173)
联系实际 学习《讲话》·····	(177)
在学习《邓小平论文艺》研讨会上的发言·····	(182)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87)
学习十四大报告三题·····	(192)
要特别珍视安定团结的局面	
——学习十四大报告体会一则·····	(197)

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体会…………… (201)

新春断想

——读书札记…………… (209)

编辑手记…………… (218)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艺术文化

——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229)

从“Mass Culture”一词的翻译想到的…………… (241)

文学价值谈…………… (250)

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

——学习札记一则…………… (260)

读马克思的美学笔记…………… (265)

坚持社会主义主体意识…………… (271)

在“全国文艺批评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277)

关于文艺批评

——为毛主席《讲话》发表 50 周年而作…………… (280)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297)

如何吸收西方文化…………… (306)

文艺新潮和新潮理论…………… (324)

L. 阿尔都塞和他的意识形态理论…………… (414)

我对“艺术生产”的理解…………… (427)

文学翻译是一项严肃的事业

——门外人琐谭…………… (438)

从翻译雨果的一封信说起…………… (447)

读左拉文学书简有感…………… (452)

伍尔夫和她的文学书信…………… (456)

令人心碎的赫尔岑	
——读《赫尔岑文学书简》·····	(462)
一本意味深长的书	
——读《司汤达文学书简》·····	(466)
敢于脱俗的契诃夫	
——读《契诃夫文学书简》·····	(470)
再说罗丹 ·····	(472)
程代熙访谈录·····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动态》记者·····	(475)
写在书后 ·····	(482)
文集跋 ·····	(490)

朱光潜与克罗齐

——读书札记

一

朱老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

意大利汉学院沙巴蒂尼教授评论拙著《文艺心理学》一文是认真下过功夫的，观点微有不同，原是意中事，寄上请审阅，听凭您处理。原文用后尚请寄还，我准备给他写一感谢信……^①

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Mario Sabattini)这篇论文的题目是：《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共二十页(大十六开)，原文为英文。在论文的首页上端，有作者用中文写的三行字：

① 《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46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向朱光潜教授致敬

马利奥·沙巴蒂尼

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

马·沙巴蒂尼教授这篇论文的中心内容是批评朱光潜未能真正理解克罗齐，说他有时用道家的思想，有时又用英、德心理学家的理论来解释、补充克罗齐，结果是曲解了克罗齐。例如，沙巴蒂尼在论文的好几个地方直言不讳地指出：

每逢克罗齐好像和真正的中国艺术概念不一致时，朱光潜便毫不犹豫地摈斥克罗齐，或者采取了他认为必要的“纠正”。这些“纠正”往往毁坏了克罗齐的理论基础。

又如，在谈到艺术创造这个问题时，说朱光潜“已远离克罗齐美学了”。

沙巴蒂尼在他论文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我们不能认为朱光潜在纠正某些错误解释后他就更接近克罗齐的美学理论了。如果稍加注意的话，他背离克罗齐的美学是更显著了。……朱光潜在一九五八年写的论文《克罗齐美学的批判》中推翻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不是受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驱遣，而无疑是基本上从他自己的美学主张中得出的结论。

我们知道,朱老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写道:“从前,我受从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式派美学的束缚,以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的直觉,……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①;又说,“近代美学家可以粗略地分为‘克罗齐派’与‘非克罗齐派’。我们相信克罗齐派在大体上较近于真理,不过我们也很明白他们的缺点”^②。他在承认他的《文艺心理学》基本上采取的是克罗齐的看法^③的同时,还辟了一个专章(即第十一章),提出了他对克罗齐的批评。

一九四六年,朱光潜翻译的克罗齐的重要著作《美学原理》在上海出版(按:此书原名《美学,表现和一般语言的科学》[“Estica co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 e Linguistica qeneral”],分为原理与历史两部分。朱老只译了原理部分,故将书名改为《美学原理》)。第二年,他在当时的北平撰写了《克罗齐哲学述评》专著。他在《序》里坦然写道:

作者自己一向醉心于唯心派哲学,经过这一番检讨,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英雄的企图是一个惨败,而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心里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惘,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④

①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② 同上书,第1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③ 同上书,第1卷第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④ 同上书,第2卷第3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朱光潜认为,克罗齐是西方新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集大成者。而他的这本《述评》就是要挖掘克罗齐的思想渊源,并加以认真的分析。

从朱老解放前的著作来看,他确实接受了克罗齐的一些美学、哲学思想,但不是全盘接受和照抄照搬。不仅如此,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所掌握的其他方面的有关知识,对克罗齐的形式主义的美学观,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但是,在全国解放后,美学界中有些人始终认为朱光潜是克罗齐的一个忠实信徒,并针对这一点,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声色俱厉的批评和声讨。在一九五六年那场美学大论战中,朱光潜撰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①。在这篇文章里,朱老检讨了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他说他的《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论著由于受了克罗齐的影响,对青年人起了不好的作用,“麻痹了他们革命斗争的意志,对反动统治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因而对人民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我的文艺活动客观上有利于反动统治的所谓‘文化围剿’”。

朱光潜是敢于拿自己开刀的,他的这个自我批判上纲上线都是很高的,这也不是什么人或者哪一级领导硬要他如此写的。

马·沙巴蒂尼教授的论文说朱光潜离克罗齐越来越远(这是指朱解放前的著作而言的),但我们美学界中人

① 参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第3—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简直就把朱光潜视为克罗齐的忠实的追随者。这两种论断是如此的鲜明和尖锐。我读了沙巴蒂尼的论文后,就感到有加以介绍的必要。我向朱老提出了我的建议,他欣然采纳了。于是我乃请老友、也是过去的老同事申奥同志来担任翻译工作。遗憾的是,译文只在《读书》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刊发了一个梗概。对于沙巴蒂尼的论文,朱老以“按语”的形式扼要地说了说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肯定沙巴蒂尼的论文“是在掌握资料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从“意大利唯心主义传统”的立场上看,“这确系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朱光潜最后指出,他撰著《文艺心理学》,“自己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以思辨哲学为基础的美学体系,而是想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现代西方美学界的一些重要派别的思想,在中国美学界起一点‘启蒙’作用”^①。

因此,本文的主旨就在于说明,朱光潜到底接受了克罗齐哪些思想,是怎样接受的;他拒斥了克罗齐哪些思想,又是如何拒斥和为什么要拒斥的。这两个相关的问题说清楚了,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关系和瓜葛也就一目了然了。

二

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一书里,把知识(或“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觉”的知,另一类则是“逻辑”的知。我们见到一个事物,它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它的形象,也可

^① 《读书》,1981年第3期第144页。

以称之为“意象”，这就是“直觉”。这形象无须我们加以思索，无须对它加以鉴别，无须去考察它具有的意义，也无须赋予它一个名称，即不假思考，不生分别，不审意义，不立名言。“直觉给我们的是这世界，是现象”。所以，“直觉”是“知”（认识）的第一度，即“知”的最初阶段的活动。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见到形象，如想进一步寻求它与其他事物的分别或者关系，并进而确定它的意义，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进行推理活动，结果得到的就是概念。所以，克罗齐说，“概念给我们的是本体，是心灵”。“直觉”与“概念”的关系是，“直觉”不依存于“概念”，但“概念”却必然依存于、并包含着“直觉”。形成“概念”是知识活动的第二度。在《美学纲要》一书里，克罗齐进一步指出，理智的认识，也就是“概念”在于使实在与非实在对立，或削弱非实在，把它包罗在实在中，作为实在本身的一个附属阶段。^①

马·沙巴蒂尼在论文里解释说，克罗齐所说的“直觉”，“植根于对实在界的灵见，这来自意大利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把人类精神和自然截然分开，把自然看成一个纯粹的现象世界，而且只是达到更高的价值王国的一种手段。”

这种意大利的唯心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唯心主义呢？如意大利哲学家、也是美学家的毕士齐(D. Pesce)所解释的，“意大利唯心主义把灵魂和上帝融合在精神的统

① 参见《美学纲要》，第19—20页，1963年意大利巴里版。这里的引文，据朱光潜校译。

一体中,宣称经验的感性世界完全不存在”^①。

因此,在克罗齐的学说里,“直觉”不是一个涉及经验世界的心理范畴,而是精神在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要懂得这个因素,须把它提高到超验的水平,使在这超验上的人和物都失去他们的具体个性,完全成为精神的显现和表现。

在西方,学术界一般都把克罗齐划入“新黑格尔派”。朱光潜认为,克罗齐的学说虽然也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但更多的是偏重于康德。唯心主义也是一种认识论,但它不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而是从认识世界的心灵活动出发。这种认识论研究的是心如何知物。在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哲学看来,物是心在认识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他否认物的客观存在。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他排斥经验,认为经验全凭感觉,是不可靠的。而能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共相)的唯有“概念”。所以,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不是从经验而是从概念出发。如果说康德还承认“物自体”的存在的话(当然,在他也还是一种假设),克罗齐则连这一点也不承认。所以,他的哲学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西方学者维姆塞特(W. Wimsatt)和布鲁克斯(C. Brooks)说克罗齐的哲学是“彻底的精神一元论”。

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不仅讲“直觉”,也讲“表现”,而且他认为,“直觉”与“表现”同义。他在书里指出,“直觉必须以某一种形式的表现出现,表现其实就是直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直觉与表现是无

① 参见《近代英美美学的问题和历史》,第120页,1961年米兰版。

法可分的,此出现则彼同时出现,因为它们并非二物而是一体”^①。朱光潜解释说,“据克罗齐的意思,事物触到感官(感受),心理抓住它的完整的形象(直觉),这完整形象的形成即是表现,即是直觉”。克罗齐用他的“直觉即表现”的理论来考察艺术,从而认为,艺术就是“表现”,也就是“直觉”。

由于克罗齐把艺术等同于“直觉”,这就是既把“直觉”、同时也把艺术看作一个精神范畴,看作一种不同于逻辑思维和实践活动的一种先验形式。通过艺术,精神表现出外在世界。表现出了外在世界,这个外在世界就获得了存在。因此,对于艺术直觉不能用逻辑思维,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实践活动。但是,逻辑思维和实践活动却离不开艺术直觉,因为它们本身就包含在艺术直觉之内。

直觉与表现同一,构成克罗齐哲学思想的基础,而直觉与艺术同一,则是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基础。

三

沙巴蒂尼认为,朱光潜在他的《文艺心理学》里,把中国道家的“物我同一”的思想引进了克罗齐的“直觉”学说,也就是用道家的“坐忘”来解释克罗齐的“形象直觉”。不仅如此,他还把德国美学家费希纳(G. T. Fechner)的实验心理学理论、布洛(E. Bullough)的心理距离说以及立普斯(Th. Lipps)、谷鲁斯(K. Groos)和浮龙·李(V. Lee)

^① 《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1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

的移情说掺入了克罗齐的“直觉”理论。应该说，沙巴蒂尼的这些说法是有根据的。

朱光潜之所以要如此这番地来“纠正”克罗齐的“直觉”理论，是因为他在作具体的审美分析时，发现克罗齐的理论还存在一些重要的偏颇与不足。

举例来说，朱光潜认为，在“纯粹的直觉中，都没有自觉，自觉起源于物与我的区别。忘记这种区分，才能达到凝神的境界”。在这里，“凝神”即道家说的“坐忘”。一个人只有通过“坐忘”才能“直觉”地欣赏自然和艺术的美。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他就从老子的学说中吸取了“损学”和“益道”的思想，即“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是经验知识，道是直觉形象本身的能力。对于一事物所知的愈多，愈不易专注在它的形象本身，就愈难直觉它，愈难引起真正纯粹的美感。为了能直接掌握事物本身的形象而不以概念（即“名理”）作中介，道家强调“忘知”，即“物我两忘”，物我浑然如一。“忘知”并非“无知”，而是说不要去想它，如现象学所谓的“悬置”，把它放在一边，不受它的干扰。

正是在这里，朱光潜吸取了心理距离说和心理移情说，他在《文艺心理学》里引了从布洛那里借来的著名的海雾的例子。我们在大海上航行时，会突然发现被笼罩在茫茫的浓雾中。这时，我们可能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感到这次航行会遇到危险，或者会因此延误轮船到岸的日期。所以，心理不免忐忑不安，烦恼异常；另一种则是，根本不去想这些，而是平心静气地去欣赏海雾所造成的那个似梦似幻的美景。朱光潜写道：

……在前一种经验中，海雾是实用世界中的一片段，它和你的知觉、情感、希望以及一切实际生活需要都要连瓜带蒂地固结在一块，成了你的工具或是你的障碍。你的全部实际生活逼得你不得不畏危险，逼得你不得不求平安，所以你不得不讨厌这耽误程期带危险的海雾。换句话说，你和海雾的关系太密切了，距离太接近了，所以不能用‘处之泰然’的态度去欣赏它。在后一种经验中，你把海雾摆在实用世界以外去看，使它和你的实际生活中间存有一种适当的‘距离’，所以你能不为忧患休戚的念头所扰，一味用客观的态度去欣赏它，这就是美感的态度。^①

从以上的引文里，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朱光潜在他的《文艺心理学》里，以及在他的美学思想——美感经验论里，并未全盘接受克罗齐的“直觉”说，而只是给了它一席之地。朱光潜的美感经验实际上是用道家的思想，将克罗齐的“直觉的形象”（即“形象直觉”）理论同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和立普斯等人的“移情”说杂糅在了一起。难怪沙巴蒂尼问道，这样一来，“朱光潜的直觉和克罗齐的直觉具有同样含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朱光潜自己就明确指出：“我们否认艺术的活动可以挤入美感经验的狭窄范围里去，承认艺术与知觉联想仍有相当的关系，反对把‘美感的人’和‘伦理的人’与‘科学的人’分割开来，主张艺术的‘独立自主’是有限制的，这

①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21—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都是与克罗齐背道而驰的。”^①

正因如此，他在《文艺心理学》里辟专章对克罗齐提出了批评。他说：“克罗齐美学有三个大毛病，第一是他的机械观，第二是他的关于‘传达’的解释，第三是他的价值论。”^②因此，沙巴蒂尼在他的论文里，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逐条对朱光潜进行了驳难。

沙巴蒂尼说，朱光潜把克罗齐的体系视为机械论，“是多么文不对题”。他着重指出，克罗齐主张艺术与直觉同一。所以，在他的体系中，美感的人、科学的人和实践的人在经验界中是没有联系，也不可能联系起来的。所以，艺术与直觉的同一，就必须把思想和道德从艺术领域排除出去。朱光潜不同意艺术完全等同于直觉。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在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过程中，道德和思想与艺术直觉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在艺术欣赏中起作用的是完整的人格，即完整的人。这个人既是社会的，也是伦理的和哲学（科学）的。沙巴蒂尼不胜喟叹道，在艺术中，诸如“观念联想、道德和技术联想，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克罗齐当作入侵者而逐出艺术领域之外的，现在（朱光潜）却又恢复了它们的合法地位”。单只这一点，就可以见出，“克罗齐在朱光潜的美学理论中所剩无几了”。

在这个问题上，第一个向朱光潜质疑的是梁宗岱先生。他在一九四五年《复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试论直觉与表现》长篇文章。他批评朱光潜对直觉的理解与克罗齐的理论相左。他说朱光潜“常把思想与文学的关系来说

① ②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165页，。